



说话

■王红丽

会议室里,正在召开公司的销售工作会议。上个月销售一科又没有完成销售任务,公司李总问坐在一旁的一科科长侯小惠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,侯小惠抬起头,看到对面超额完成任务的二科科长张林得意地望着她,不由得感到痛苦和屈辱。她刚要开口说话,这时,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亮了,是母亲打来的电话,侯小惠觉得一阵心烦,她拒绝了通话。

散了会,侯小惠给母亲回过去电话,却一直没人接,她知道母亲一定又把手机调成静音了。侯小惠为了让母亲接触一些新事物,她给母亲买了一款智能手机,可是母亲好像玩不转智能手机,不是把网络关掉,就是捣鼓的没有铃声。

自从父亲去世后,母亲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一向强势而唠叨的她,以前总是埋怨父亲挣钱不多,不会关心人,现在却总是念起父亲的好。以前开朗的她,现在也变得敏感而脆弱,动不动就伤心地抹起眼泪。两个人的生活忽然间变成了独自一人,她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孤独和虚空中。有时她会给亲友打电话聊天,却依然驱散不了那如影随形的空虚和寂寞。

侯小惠曾经想过让母亲跟着哥哥生活,可是母亲和嫂子总是闹矛盾,在一起也不会过得舒心。侯小惠有心想接母亲到自己家里住,可她家在五楼,没电梯,母亲上不去楼。工作和家务繁忙的侯小惠只有在中秋节和春节时回老家看看母亲。

这天,正在办公室整理材料的侯小惠接到了哥哥的电话:“小惠,咱妈不小心摔倒,脑梗塞住院了,

你有时间回来一趟吧。”她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,往老家赶去。

赶到老家时,哥哥悄悄跟她说:“医生说治愈的希望不大,让在家里好好养着。”侯小惠听了心里一沉。她走到床边问母亲说:“妈,您想吃什么?想做什么?”母亲用手指指自己,指指侯小惠,又指了指嘴巴,侯小惠拿来了吃的,母亲却不吃。这次脑梗塞影响到了语言中枢,所以母亲已经不能再说话了。侯小惠拿来纸笔,让母亲写出想要说的话,母亲拿着笔,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两个字,“说话”。侯小惠望着母亲,不由得一阵心酸和愧疚,伤心地流出了眼泪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,侯小惠每天变着花样给母亲做好吃的,为母亲洗漱擦身,并且每天都要陪母亲说很多话。她向母亲讲起小时候的趣事,讲她上学时的努力,讲她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烦恼,讲她由于忙碌没有来看母亲的无奈和懊悔,母亲总是认真地倾听着,有时露出笑容,有时眼角又渗出眼泪来。

这一天,侯小惠仍然像往常一样,坐在母亲床边喋喋不休地诉说着,可说着说着她感到有些不对劲,她发现母亲保持微笑的表情已经很长时间了,她摸了摸母亲的脸颊,那冰凉的感觉让她颤栗……原来,母亲已经去世了,她扑在母亲的身上,放声痛哭起来。

自从母亲去世后,侯小惠感到有太多话没有来得及跟母亲说,她总是蹲在母亲的坟前窃窃私语着,而墓碑上的母亲慈爱而欣慰地看着她,仿佛听到了她说的话。

雪落下的声音

■曹宏安

我喜欢下雪的冬天。每当下雪时,我都会撑一把伞,漫步在飘舞的雪花之中,总爱静听雪落下的声音,似乎整个心都被洗涤净化,仿佛雪不是落在地上,而是落在了心田的梗上。

我记起小时候的雪夜,天不黑就进了被窝,窗外尽管一片通亮,母亲还是早早吹灭了煤油灯。冬夜漫长,我能清晰地听见雪落在瓦楞上的“沙沙”声,像春蚕在咀嚼着桑叶。雪落的声音是微弱的,如果你是一个足够细心的人,屏气凝神,肯定会听到它的美妙之处。于是,

我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夜晚;想起贾宝玉离家的那个雪天;我看到暮色昏暗中睫毛粘着雪花正黯然苦恼的姚纳……那雪落之音在他们心里是怎样的一种声音呢?是生活的艰难和不易,还是命运的坎坷与崎岖?

清晨,当你推开门,忽然发现整个世界银妆素裹,空气是那么清新,老农坐在门墩儿上开始巴嗒着旱烟,孩子们在雪地里打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……

雪落下的声音,真是妙不可言!

红薯情

■郭艳华

我童年时代,一日三餐的主食都离不开红薯,早上蒸红薯,中午煮红薯面条,晚上吃红薯面窝窝头,可谓是“红薯汤,红薯馍,离开红薯不能活。”现在,每每想起,倍感亲切和眷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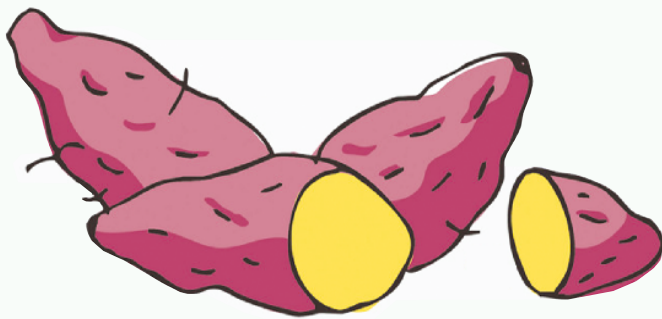
种植红薯其实是一件很麻烦也很辛苦的工作,从下种到收获有着繁多的工序。首先要挑选好的红薯在三月份埋进育苗池,等红薯发芽长出枝蔓后,把枝蔓剪下来,才可以去地里大面积栽种。种植前要扶红薯垄,生产队长派上几名技术精湛的犁手,扬鞭驱马,在平整的土地上扶红薯垄。每当母亲去栽红薯时,我总爱跟着去玩,在红薯地里捉蚂蚱或者捡一些剪掉的红薯秧回家喂猪。母亲拿着铲子,蹲下身子栽种,其余的人有的挑水,有的骑在垄上封坑……过了一段时间后,那些红薯秧就拖了满地,碧绿的叶子在风中摇曳,别有一番景趣。虽然长满地的红薯秧很好看,但会消耗红薯主根上的营养,将来结出的红薯又少又小。所以,为了让红薯主根上结出又大又多的红薯,就要进行除草,翻红薯秧。而且翻一次红薯秧还不行,要隔一段时间后再翻,一般翻上三、四次即可。翻过几次红薯秧之后,红薯的主根已经

“安营扎寨”,结上了丰满的果实。红薯秧势气大减,失去了生机,这时候,村民们可以掐一些嫩叶回家蒸着吃,鲜美可口,老少皆宜。

星期天,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找一个可避人耳目的大土沟烤红薯吃。我们用小铲挖土窑,挖好后,再把周围的土铲平,然后把红薯放到上面。大约四十分钟左右,红薯就烤熟了,一股浓浓的红薯香味扑鼻而来,大家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。

红薯不但可以作主粮,还可以碾碎,过滤出淀粉下粉条或酿粉皮。进入腊月,生产队长召集技术员在麦场里下粉条,只见技术员系上围裙,将漏瓢绑在手腕上,把事先和好的粉面放进漏瓢里,对准下面烧沸水的大锅,把漏瓢举高,另一只手开始均匀地敲打着漏瓢,粉条就会源源不断地漏进锅里。粉条出锅后用细棍串起来,搭到有阳光的地方去晾晒……那颜色,那味道,真是妙不可言。

如今,商场里卖着各种各样的红薯,白瓤的、黄瓤的、紫瓤的,琳琅满目,但是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家乡的红薯,因为它滋养了我。



临江仙

■崔洪杰

淡淡清波出芙蓉
莲花西湖飘香
蝶飞蜂舞燕声声
一片仙池景
醉了晴空鹰

荷花飘香多有音
岸边轻摇芳草
碧波烟云水中天
船歌飘荡处
声笛绕青山